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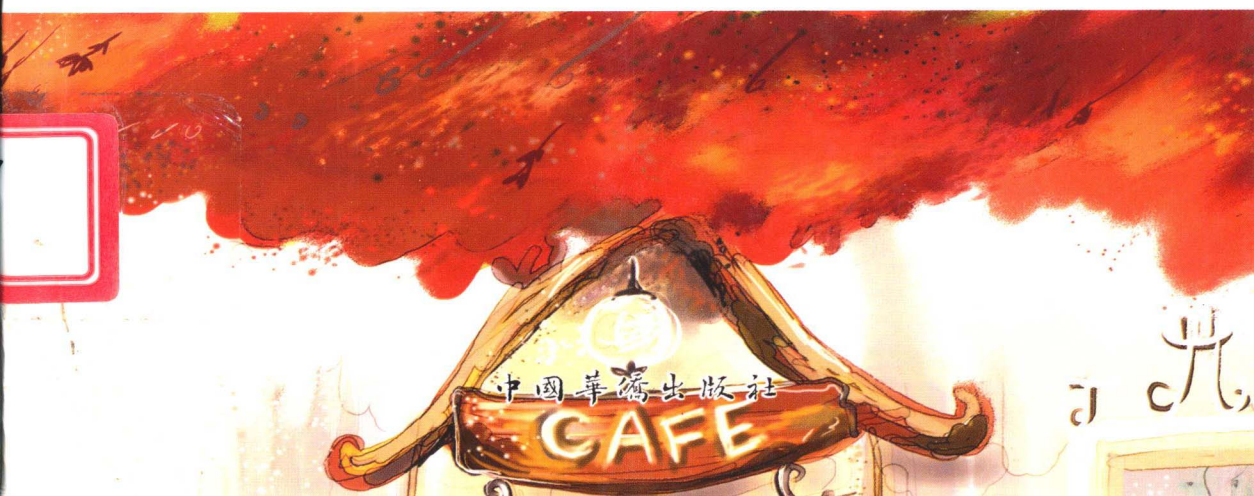
香草 咖啡屋

李 达◎著

冲动的青春

青春小说

我们这一代人生活的最大危险是，随着资本、物质、市场的扩大与增值，耽于幻想的未来，而放弃了对过去的错误、罪恶、缺陷，以及产生这一切的责任的追究。



中国华侨出版社

CAFE

香草 咖啡屋

李 达◎著

冲动的青春

中国华侨出版社

CAF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香草咖啡屋/李达 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2. 7

(冲动的青春)

ISBN 978 - 7 - 5113 - 2682 - 9

I. ①香…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62311 号

冲动的青春——香草咖啡屋

著 者/李达

出 版 人/方鸣

责任编辑/文兰

封面设计/博凯设计·梁宇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165mm×230mm 1/16 印张/13.25 字数/150 千字

印 刷/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113 - 2682 - 9

定 价/26.5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行部: (010) 64443051 传真: (010) 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3
第三章	29
第四章	39
第五章	48
第六章	53
第七章	60
第八章	64
第九章	69
第十章	72
第十一章	83
第十二章	87
第十三章	93
第十四章	99
第十五章	107
第十六章	111
第十七章	119
第十八章	124
第十九章	138
第二十章	147
第二十一章	154

第二十二章	162
第二十三章	171
第二十四章	177
第二十五章	185
第二十六章	190
第二十七章	202

第一章

“叮铃——叮铃”

“喂，哦，哥——韶倚啊，有事吗？”我懒洋洋地说。

“你录取通知书收到了吗？”

“收到了，是星锋科技学院！”我说。

“太好了，实在真好！”

“好？好你个大猪头啊！八成我一个人去那所烂学校，会寂寞死掉的啦。”

“哈哈！”他鬼笑：“你才不会寂寞！”

“还有为什么吗？”我这话刚一说完他就“自私”地挂下了机。

第二天一早，老爸亲自骑摩托送我去上学。我一个人走，他不放心。学校离我家是一段很远的路程，骑摩托要四十多分钟才能到。学校蛮偏僻的。我坚持要自己去报名，老爸只好送到校门口就离开。在校门口打着横批：“欢迎 2006 级新生入学”，刚下车，我的大黑色皮箱就被迎接新生的学姐“抢”走了。她批着红色绶带，亲切且热情。

“同学，往这边走！”我随着她走，她把我带到一个不是很大的会场（后来这会场成了娱乐中心），她指着前方穿着白色 T 恤的老师说：“她是你辅导员，去她那儿报名。”

我走到辅导员跟前：“老师您好！我是来报到的新生，我叫洛颜。”她笑盈盈：“欢迎你来到我们学校，我是你的辅导员，我姓张。我的心灵通号码是……有事可以找我。把你的录取通知书、档案登记表和学费

冲动的青春——香草咖啡屋



交一下。”我按照她的吩咐一一上交，最后花了五元钱领了一枚校徽。

然后学姐又带我去领了住宿生活用品一麻袋，还有一套极粗糙的迷彩服和一双解放鞋。学姐又帮我把行李扛到了六楼，520就是我的宿舍。

刚进学校感觉学校的老师、学姐们都很热情，有种温馨的感觉。宿舍空空的，只有八个床架，一个人都没有。我进去把东西放好，拿着刚领来的脸盆，跌跌撞撞才到水龙头，装了点水，小心翼翼地准备擦床铺。这时听到了脚步声，“嗨！”我朝新来的舍友打了声招呼：“你叫什么？”“肖遥。”她说。“哦，我叫洛颜，很高兴认识你！”

“你在干什么？”肖遥问我。

“我在擦床板啊。”我答。

她走上前：“哈哈！谢谢你了我的洛颜同学，这张是我的床，旁边标签有我的名字！”她的一席话让我恍然大悟，发现了我的床是她对面的上铺。顺便看了看下铺，是范嫣花。我勉强地笑：“没事，就当是做做好事嘛！”肖遥微笑着爬上来帮我擦床板，然后我们一起铺床单。铺完我的，我帮她铺。

床铺完，我和她一起擦桌子，打扫卫生，整理东西。忙乎了一个上午才算完，俩人一上铺一下铺坐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相视着笑了。

正在这时，一个剪着学生碎的戴着厚厚眼镜的皮肤白白嫩嫩的女孩进来了。我朝她笑了笑，她没反应。肖遥走上前说：“我名叫肖遥，你呢？”她冷冷地看了看肖遥不做声，半天才伸出手，指向床上标签注明的姓名，“晕！”她的床位就在我那排上铺旁边，算是床邻，和这样“拽”的人做床邻惨啦！我心里嘀咕，肖遥也知趣地坐在床上摆弄她的枕头。

过了一会儿，我说：“肖遥走，吃饭去！”肖遥和我一起步行。肖遥长得挺漂亮的，一米六零的个儿，头发长长的，梳得很高，扎着一马尾辫。她脸儿长长的下巴有点尖，眼睛像蓝宝石一样忽闪忽亮的。肖遥尤其有特色的是她的鼻子，鼻子占了近整个脸儿的三分之一，是少有的

性感的大鼻儿，煞是惹人爱，忍不住用手去捏捏。肖遥走起路来轻飘飘的，轻而快，让人感觉是个精明能干型的女孩。“怎么办，把她一个人扔在宿舍会不会不好？”我说：“让她一个人好好呆着去吧，好让她再‘拽’个够劲，我才不买她的账！”

午饭吃得很简单：两份拌面和扁肉就打发了。吃完午饭，我和肖遥去逛逛校园，刚进学校还没注意观看，“天！真是不看不知道，看了之后准能吓一跳！”我和肖遥才花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就把科技学院全都逛了个遍。仅有一栋教学楼，这是综合性教学楼，里面包括办公室、院长室、财务室、多媒体教室、演讲厅。一共七层。六楼、七楼是女生宿舍，其次是一个容一百人的食堂，再过去就是小得怪可以的操场，一个娱乐中心，还有一个游泳池，仅此而已。哦，还有一个男生宿舍楼，这下可是真的没了。我简直不敢去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就是我的学院——科技学院。难道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大学吗？不，不是的，我的大学应该是绿树成荫，有假山有湖，有长长的跑道可以晨练。别说教学楼仅仅是一栋，宿舍楼也应该有七八栋的啊！理想与现实实在相差太远了。这就是招生简章里介绍的规模有三千人的学院吗？看客观的规模来说，最多不会超过一千人。我的大学竟不如我曾经的母校占地面积大，这不是天大的国际笑话吗？肖遥开始感伤：“我辛辛苦苦念了三年的高中，高考五百多分，竟来这破学校，我……我不念了！”

我和她垂头丧气地回到宿舍，有种被骗的感觉！真想找块豆腐撞死。正在这时又来两位宿友，她们都有一米六多，她们是河南人。她们一来看了看学校，行李一扔，俩人径直冲到财务处张口大骂：“退钱，我们不念了，快点给我退钱！”校方当然不肯，“我要告你这学校骗人骗学生！学校招生简章里明明写着占地三千六百亩，有体育馆、篮球场、学生活动中心，宣传单上与现状不符，全部夸大了。这学校收不到人，也不要骗人啊！”两个来自河南的学生和领导较上劲了，开始老师慢慢劝说，然而她俩是越说越火，话说得也格外难听。财务处不退钱，她们往政教处一级一级向上找，最后还闹到院长室去了。一下子整座大楼里所有老师全认识她们，她们俩一夜成名了。然而最终仍以失败告





终。(最后她们念了一年多,每天遇到老师都低着头,所有老师碰到她们都问还习惯吗?)

她们气鼓鼓的,俩人出去玩,玩到晚上十点才回来。宿舍死一般冷清,靠门边床位的是一个脸蛋胖胖圆圆,皮肤特白特红润的个儿不高的薛邱琴(后来大家都叫她笨笨),她是太原人,一个人第一次出远门,又来到这破学校自觉委屈,低着头小声抽噎,楚楚可怜。我下铺的范嫣花(我总叫成如花,电视剧看多了,她年龄最小,却被我们称之为老大,因为她的阅历最为丰富;她是从中专单招高招上来的,也是我班唯一一位中专上来的,全班最低分307分,足足比普高上来的少了一百多分),她一来五六个女生跟着帮忙拎大包小包,一个人十几个时装包,各式各样的款式,一个个拿出来自我陶醉地秀上一秀。又取出一箱子,里面全是鞋子,尖头、圆头皮鞋,高的、矮的各式运动鞋,各款靴子摆满床底。那几十双的,害得我们晕来晕去。嫣花全身有些黝黑,皮肤咖啡色,不过黑得健康,她是个美人胚子,眼睛、鼻子、嘴唇似乎都是上天精心雕刻过的艺术品,加上魔鬼身材,该“凸”的“凸”,后面该“翘”的“翘”,身材十分有曲线美。嫣花个儿一米六八加上迷人的笑脸,女生见了羡慕,更别说男生了。她好怪,一来,就开她的MP3,挂在脖子上,随着音乐,身体开始动起来,每寸肌肤都跳起来,她在尽情地跳舞,别说,她跳得还真的好。她跳得不容易不过瘾,这不,还摇摆起了头,整个脑袋在空中成大幅度“八”字型甩摆着,累了,她就坐下来把衣服一脱,剩着一件背心,丰满的胸部在我们面前摇晃,还翘起个二郎腿点起烟抽起来,边吸烟边接电话,张口闭口地说:“你TMD,干死!大便多。”看得大家直摇头,听得大家提心吊胆,特别是我,得好好小心地提防着,她可住我下铺。

两个河南人都是上铺的,这回才看清她俩面貌:一个叫赵丽,脸上长点雀斑,高高瘦瘦的,头发披肩,看上去斯斯文文的,戴着眼镜;另一个叫高平(后来叫她仙女姐姐),头发拉直得光滑亮泽并齐腰,高挑的个儿,苗条的身材,在长发飘飘衬托下有种古典美。很难想象就这样两个斯斯文文的女孩胆敢大闹科技学院。

整个宿舍只有她们俩用河南话嘀嘀咕咕讲一堆一堆听不懂的话，其他的各干各的，大伙都懒得说话，似乎用沉默表示对学院的不满。

对面校医药学院传来广播歌曲《我们的爱》，一会儿又是《老鼠爱大米》、《丁香花》，一首接着一首，真是吵死了。这不，走廊过道（我们叫它唐人街）也开始沸腾；学生穿着拖鞋真是美其名曰：“拖鞋”——都拖着走，发出难听的“哒啪——啪哒”声响。看女生宿舍的马阿姨叼着哨子拼命吹！我们把被子盖过头仍不济于事，隔壁的建材学校也凑起了热闹——做起广播操，医药学院接着歌曲播放后就来了早点新闻。外面吵、“唐人街”吵。更要命的是起内哄，我邻床的翁彩媛起个床“晃”一个鱼儿打挺起身，十分夸张地似乎在上铺跳舞，把床板振动得“呀呀”大响，吵得每个人恨不得把她活剥生吃了不可！她一人起床，其他人等全被折磨得怒火冲天。

十分不情愿，我无奈地起床。学校的住宿条件极差，一间宿舍住八个人，宿舍不带卫生间，没有洗衣池、洗澡池。每年还得交八百元的住宿费，其他学校顶多交四百得了。没有卫生间，只能绕过“唐人街”到集体公共厕所去，一间三个位置。洗漱处是在一个大房间里摆着十几个小小的卫生间用的洗衣小池，就在这里完成洗漱。一切都是那么简陋，洗漱、洗衣服都是大伙一群面对面的，厕所集体的，连洗澡也是一间接有好几个水龙头。上个洗手间、洗漱、洗澡，都像打架似的。起床迟了、来晚了，就得笨笨地排着队，特别是遇上个尿急、肚子痛的事，那可真的是够受的。夏天还好，一到冬天，晚上大冷天的还要跑那么一段路去上厕所，还真有点吃不消。

早上起床，我们匆匆忙忙去洗漱，抢着上厕所。上厕所时常要等，不是你等别人就是别人等你上完，两者都很尴尬。别人等你，硬是用眼看着你，害你一不好意思就方便不下来；等别人呢，别人慢腾腾的，你干着急！

我好不容易整装待发，头发只要梳理两下就好。她们呢，忙着对着镜子一遍又一遍梳啊，梳！都不慌不忙还要又涂又擦，特别是北京女翁彩媛。所以我得了个“男人婆”的“美名”，对于着装、个人形象不加





修饰，随随便便的自然，也不曾用过洗面奶。

直到“叮——叮”的铃声响了，她们才着急，丢三落四的一溜烟落荒而逃。我们520的成员们是踩着铃声进去的，502的所有成员则早就在教室等了我们十分钟了。520第一天就挨受点名批评。

“好，第一天来个自我介绍！”辅导员说，“从这一排开始轮着来。”

“大家好！我是502的，排行老二，我叫李烨，北京的，作为东道主，我欢迎大家的到来，如果大家要去哪里玩直接找我，我免费当导游为您服务！”她的自信、开朗还有她那滚球似的肥胖身材给大伙留下了深刻印象。接着一个一米七零身高的男生站了起来，长得像痞子一样耷拉着身子，像站不稳似的说了一句经典的话：“我叫张彬燕，住307室，来自平潭，我要告诉大家一句话是，既来之则安之！”这句话迎来阵阵掌声。接着轮到了我：“我叫洛颜，祖籍是广西的，出生在浦城，户口在北京，半个北京人半个浦城人，住520，我喜欢演讲、写作，最差的科目就是英语，正因为英语差所以选择了外语系涉外文秘，希望今后学习中大家能多给予我帮助，让我们互相帮助相互学习。”自我介绍就这样一个一个轮流了下去。突然有一个令我熟悉的声音传过来：“我是北京的，我叫韶倚……”。我正心想他莫非只是和我哥同名同姓而已，但一转身一探头，他冲我招手笑后，我愣了：“晕，韶倚怎么也跑这儿来了？！高考他可比我多考了五十多分呢！五百多分应该念本科而不是来念这破专科……”后面同学仍然一个紧接着一个自我介绍着，然而我也听不下去了，心里一直琢磨着韶倚是怎么回事，难怪他那么肯定说我不会寂寞……

好不容易下课了，我把韶倚叫住：“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呀你？！高考考出五百多分却要来这破学校？！”“我挺开心的呀！”他嬉皮笑脸着说。

“开心？！开心个你的头、你的鬼！你报学校怎么这么没水平、没眼光的呀！”

“不会啊，要真没水平、没眼光的话，又怎么能和你同校就读呢？”他这句话让我想起那天高考结束后填志愿的情景。填志愿时我左边坐着的正是韶倚，右边是陈乾。我早早填完志愿表就走了，而韶倚一直没动

笔，是到了我填完后他才动起笔的，难道是……

“韶倚，你不会参考我的志愿了吧？”

“算你说对了一半，不是参考啦，只是把你的志愿一模一样拿过来抄了一遍，你只要填写一个志愿，我也就抄一个，当时想如果你没进科技学院，我也不进，陪你复读！”

听完，我有些感动，不过更多的是生气，气他太感情用事了，太傻了、不值得：“你疯了！”我一气之下对他不予理睬，自己一个人走了，耳边传来：“等等我，别走啊！”不一会儿，韶倚追随了上来，我被他拉进附近小店吃牛肉拉面；他仍然笑嘻嘻地说：“别生气嘛，瞧瞧，这是天意不是吗？证明我们俩有缘呀！小学五年级开始，初中、高中、大学，仍是同班同学，多好！”我用严厉的眼神狠狠地挫杀他的锐气：“你疯了，白痴！死猪头一个！有本科你不念，非得要我内疚一辈子你才得意……”他拿着筷子在桌上轻轻敲打，嘴里自嘲着：“猪肠、猪肠，又细又长，又细又长！”（猪肠是我给他取的外号，这句话也是我送给他的名言）要是平时他这么说自己，我早笑翻了，今天却不一样的感觉了，真笑不出了。“说话啊！你别住宿了，我决定去买辆电动车，反正我家离你家并不远，我免费当车夫，天天负责带你上学、放学……”我：“不要！我不要！就是不要！我偏要住宿不可。”“你要住宿，那我就骑自行车好了。”“韶倚！”我很认真地说，“答应我转个专业好吗？不要读涉外文秘，你一个男孩子读文秘是不适合的，况且你英语比我差劲，会考都补考的人怎么读涉外系呀？你的爱好、你兴趣的强项是计算机，去念计算机专业吧！我求你了，求你了还不行吗？你若是坚持和我一个班的话，我保证从今往后不和你说上任何一句话，你自己看着办。”说着，我走了，他则愣神地坐在那里。

我边走边想：“我会不会太过分了，说话太重了，太冷血了？一直对他那么冷酷。但这次我的原则立场不应有动摇，不可以和他妥协的，他为我来这学校，我已经都快内疚死掉了，无论用上什么方法，我都要促使他把功课学好，至少要顺利毕业才好，所以我会把他的成绩看得比自己的更加地重要……”想着想着，到了宿舍门口了。





刚进宿舍就闻到了一股刺鼻的难闻的烟味儿。我对烟特敏感，从小就讨厌吸烟的，更没想到现在的我会和吸烟的住上下铺（女生吸烟更是让我难以接受），我刚想“发作”，但见其他舍友也都痛苦地忍受着，也就罢了，于是不吭声地钻进上铺，拿被子盖住脸，睡大觉。

“醒……醒醒……醒！”我睁开惺忪的蒙眬睡眼，看了看是谁，原来是嫣花。她笑着说：“快起床了，马上快两点了，我们两点要开会……”然后嫣花又把其他舍友一个个叫醒。她又忙里忙外的楼上楼下跑，不知道她在干什么。

我和其他舍友因为起晚了，厕所、洗漱都得排队了，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这时才体会到等待的滋味。还没等牙齿刷完，铃声就响起了；用毛巾把嘴一抹，洗漱的东西从宿舍门口往床头一扔，就箭似的冲下楼去。不用说，我们又迟到了。“报告！”肖遥说完进去，我们跟着。“谁让你们进来的？都出去！”辅导员发威了，“为什么刚开学就屡屡迟到？502和520门号相反，做事也要相反，一早一迟吗？”“对不起老师！我们睡迟了！”嫣花不知道从哪冒出来，说了一句话。辅导员点点头：“进来！下不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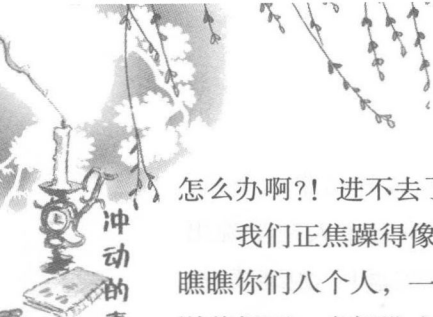
我们就如同是非洲难民一样狼狈地逃进来，还没等坐下，辅导员再度发怒了：“520的全部给我站到讲台前来！”我们还觉得莫名其妙，心想：“这老师这么年轻不会这么啰嗦的吧？刚说下不为例了，难不成反悔了？！”只见她的脸都气绿了，我们开始忐忑不安起来。“你们瞧瞧你们，开学第一天迟到两次不算，一个个像是什么样子了，开会都穿拖鞋，还夹脚式的要炫耀拖鞋很漂亮是吧？！女生怎么也这样，看看其他同学又是怎样的……”正在这时，耳朵就听到渐渐逼近的“啪哒、啪哒”声，然后又听见一声“报告”，哈哈，又一拖鞋进来了，全班哄笑，我看了看那个人，正是当时自我介绍时说“既来之则安之”的张彬燕，嫣花大胆地朝他摆了个“哐！”胜利的手势，辅导员正想说什么，又是一阵“啪哒、啪哒”由远及近的声音，男生三三两两地赶进来，我们“拖鞋组”形成了强大的阵营。也许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吧，辅导员把脸憋红，气得要头顶冒烟了：“全部给我下去坐好！准备开会！”

“我是今年刚毕业的，我就带你们一个班，其他辅导员带六个班，我不希望带一个班却带得一塌糊涂，我要你们文秘班每个人在学院出名，而不是出丑啊！”“哄——哄”大伙开怀大笑。“安静！”她继续说，“从今往后上课，只要离开宿舍就不准许穿拖鞋，不应迟到、旷课，这些小学生都懂得怎么上大学了还要强调啊？好好自我反省反省吧！其次，明天一早八点整要开军训动员会，由黄处长为你们开，其中要一学生代表上台发言，经研究决定，就委派王静希去。别忘了形象要好，明天大家要穿上迷彩服和解放鞋。一定不准有谁迟到！七点五十分，你们都到娱乐中心集合，听见没？！”“Yes——Yes！”“好，解散！”

“喂！”韶倚用手拍着我的肩头，“走，一起吃饭去！”我看了他一眼，没理他，面向肖遥：“肖遥等等我，我们去吃饭！”我和肖遥扬长而去，把他一个人扔在后面。

我和肖遥在学校附近随便吃了点东西，学校的東西真难吃，吃下去只为填饱肚子。肖遥说：“唉，学校真的很小，没逛什么一小会儿就到了尽头。在这‘鬼地方’真没什么好呆的，我真怕呆上几个月后就会给‘逼’疯了！”我说：“是啊，来这学校的人都很郁闷，不过既来之则安之！我们不能改变环境，但可以改变自己啊！”“对，我们不能这么消极！”我和她开心地对视而笑。

我们哼着小曲，一蹦一跳地回到宿舍。520宿舍门前站着邱琴（笨笨）、嫣花（鞭炮、泡泡、老大），她们看到我们像是见了救星似的，“带钥匙了吗？”老大用期盼的眼睛等待肯定的回答，我和肖遥用手朝口袋里外摸了摸：“没，没有啊！”“晕倒！”笨笨和老大都“瘫倒”在地，我和肖遥靠着门等着，又过了一会儿，北京女回来了。“带钥匙了吗？”“哦，我忘在宿舍了，出门太匆忙了。”听了后，我们又一次想晕。我们将最后的希望押在两个河南人身上，她们不一会儿也回来了，两手提着大包小包的，刚从“沃尔玛”购物回来，额头上都渗出了汗来，又喘着粗气，她们鬼笑：“怎么不进去啊？都在欢迎我们俩的光临啊？”“谁等你们了啊，少给我臭美了！”“有没有带钥匙？别告诉你们们两个也没带！”“钥匙？啊！”河南人尖叫：“我们真没带在身啊！”



怎么办啊?! 进不去了。”

我们正焦躁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时生管马阿姨走来了：“没钥匙？瞧瞧你们八个人，一个都不把它带上，都干什么去了？用完拿来还我。”说着扔下一串钥匙走了。肖遥：“谢谢阿姨！”刚进门，老大就破口大骂：“谢她？谢个鬼！刚才看我和笨笨在门口等，说几句风凉话又走了，问她有没有钥匙，不应，不理人就走了！”刚说着，门“咚——咚”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还没等我们说句“请进”马阿姨就推门进来了，四处环视一下，又不说话，每个角落一一审核后冷冷地扔下一句：“有没有烧电热棒啊？学校禁止用电热棒、台灯啊，别……违者一律没收，用电热棒的就给予警告处分……”

关了门，“晕！这学校还搞突然‘袭击’，还让不让人活了啊！”彩媛有点不耐烦地说，其实大家个个心里都有所愤懑。老大说：“大伙别气，过来泡藕粉给你们吃，这藕粉是我去浙江西湖带回来的，味道可好了！”“可我们没水啊！”我眨眨眼说。“瞧！这不是吗？”只见热水壶里都盛满开水。“哦，我明白了，你一早楼上楼下跑，最后还迟到了，原来是为我们人民无私服务了。”我笑了，大伙都笑了：“谢谢你嫣花！”

嫣花很有大将之风：“把杯子全都拿过来！”她一包一包拆开，放入杯中，另一只手拿着勺子，北京女倒着开水。嫣花用力搅拌，她的动作是那样娴熟，一杯又一杯转眼都给泡好了。杯子里飘出诱人的香味，银灰色的藕粉黏黏稠稠的，煞是有趣。我取了一小勺入口，丝丝甜意、清凉爽口，与普通藕粉相比乃极品，味道真是好得多，我们有说有笑地享受着。

不一会儿，享受完了。邱琴抢着把我们的杯子拿去洗。邱琴很勤快，这两天宿舍卫生全是她一个人搞的，而且总是默默无闻的。等杯子洗好，嫣花说：“我们520开会，大家请坐好！”我们都坐成一排，嫣花说：“大家相处三天了，以后大家都是要住在一起了，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舍友个个叫什么，大伙自我介绍一下吧！好，我先来！我叫范嫣花，是山西临县人，每当放烟花过年过节时别忘了我，你们可以叫我花花、鞭炮、泡泡，我是一九八六年出生的。”肖遥先是在嫣花话音刚落时及

时地和她握了握手：“来，我们山西的老乡握握手。”随后她自我介绍着：“我叫肖遥，没什么特别，普通得要命，大家以后也就知道了，呵呵。”“我叫高平，和旁边的这位赵丽都是河南人，初、高中的同学，现在大学又是同学，而且我们俩都是邻床舍友！”“该我了，我赵丽，河南人，高平也给你们介绍过了，大家日后把我这张脸看清楚了就好。”赵丽讲话声音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泉水叮咚一般，像甜美歌声似的好听。“我叫薛邱琴，太原人士。”“我叫翁彩媛，东道主，北京人。”“我叫洛颜，广西桂林人。”我是最后一个介绍发言。

“哎，你广西桂林的？”肖遥再确认性地问道。“是啊！”我答。肖遥：“你怎么从那么远的地方跑这儿来了？”“呵呵，我祖籍广西桂林的，在浦城出生呆了十年，小学三年级时就随从父亲单位变迁来到北京，现在户口和家庭都在北京，可谓是半个北京人了。”“哦！”

莫名其妙，当天520居然经集体讨论决定：名叫赵丽的就将其称呼为巧克力，薛邱琴就称呼笨笨，嫣花就称呼作老大，其余不变，貌似简单。

那晚大家都照样没怎么说话，巧克力和高平又进行河南话交流，老大照常吸她的烟，我被辅导员抓去写军训动员报告用来明早军训发言用的。其余的没动静，不知道各自脑袋瓜子里在想些什么。我呆在辅导员房里花了三十分钟才把发言稿落定，又在她面前反反复复地念了好几遍。因为总是一会儿就犯没翘舌，Zh读成Z之类的问题，反正辅导员就是说我普通话说得不好。第一次受这打击，更要命的是辅导员还教我如何上台走路和如何鞠躬，完了，连走路也不会了。烦死了，直到她满意了才肯放过我。那么瞎折腾，直到十二点半。

宿舍早已熄了灯，我最后一个进入，蹑手蹑脚进去，小心翼翼地关门反锁。走到床前，看到一点点火光，原来是老大在吸烟。“老大，吸烟不好，你少吸点吧，都这么晚了呀，你早点睡吧。”于是我说完后爬到她上铺去了。在心里，我挺排斥吸烟的人，特别是女生吸烟，我甚至有点鄙视。所以我和老大相处，心里总能自觉地隔层“墙”，不愿太亲近她，总认为她有什么社会背景，有些复杂。





第二天一早，对面医药学院传来刘德华的《冰雨》，一听到刘德华的歌，肖遥就兴奋地大叫，她可是刘德华的超级 Fans。“唐人街”也发出：“唻——唻——沙——沙”声，像老鼠在叫。还没等我们换好衣服，门“砰——砰”地被人敲。一开门，又是该死的老太婆——马阿姨，嘴里又叫：“电热棒、电热棒！”彩媛：“阿姨，你烦不烦啊？大清早的什么电热棒啊？！”“我也不想啊，可学生不自觉……”好不容易才把“财神”送走，门关上。“咚——咚——咚”又是敲门声，笨笨靠门边，她开的门，门一开一群穿着军装的 520 的十个人阵容庞大地冲进来：“Hello! Hi!”他们争先恐后说：“我叫肖遥子，排行老三”、“我是李烨，老二身份”、“老十……”、“老七……”“有空到 502 里玩，好，别迟到，走吧！”大伙一齐离开。“哇！再这样下去，心脏病要被吓出来的！”彩媛说。“就是就是，502 的那些人烦不烦啊！”高平附和。肖遥：“无聊！他们爱怎么样都拿去吧！都拿去好了，大清早扰人清梦！”

“啊！起床起床！”大伙都起了床，拿着各自的脸盆毛巾、牙刷忙碌开了，陆续的一个个洗漱完毕。开始穿军训的衣服，军装质量简直差极了，粗粗糙糙地贴在肌肤上，心里难受，裤子好丑并且裤管肥大，腰围宽松宽松的，帽子又太小，只戴着半个脑袋，解放鞋子可以放两个指头做填塞，好松。我穿上解放鞋，脚一抬腿用上力，解放鞋便飞了出去，大伙都不禁咯咯地笑了。笨笨叫：“谁有皮带啊！裤子要掉了，皮皮要露出来了！”这时老大的皮皮已经露出来了。彩媛：“老大，你恶不恶心啊！”肖遥：“好恶心！”高平：“好像《功夫》里的小子。”老大：“彩媛你倒是想怎样啊？难不成你一来宿舍就想窜我的位啊！”“老大不敢！”“什么我不敢，我就扁你！”彩媛一边抓住裤子一边慌张地乱跑，两个裤子都要往下掉了，笑得其他人直不起腰来。“怎么办，我忘带皮带了！”我说。“我出去瞧瞧！”一会儿工夫，老大拿了许多皮带来：“520 的老大搜刮来的，大伙一起分赃！”“老大就是老大，够棒的！”她帮我们系皮带，还教我们里面要多穿一件衣服，要不那衣服会刺激皮肤。“听说，军训要一个礼拜，只发一套军装，那就意味着这军装得穿上一个礼拜啊！”“晕！”